# 三人行

蓝蓝天，绿油树，初夏的风，使这乡下呈现一片宁静的美。

池天南在这午後一点由泰安乡一条山径，漫步走到一处风景美丽的山腰上。这儿不但有株浓荫蔽天的大榕树，

满地枯叶，远处也有一大堆枫叶树，那飘落的枫叶，将山点缀得爽目宜人。

池天南在榕树对面一株枯松的树干上坐下。他打开口袋中的长寿烟，亮起打火机就抽了起来。他似在等人，不

久，他抽到第三支烟了，东张西望之下，仍没有人影从山径走上来。他看看手表，有些焦急地在树下四周绕圈子走

着。

「天南！」猛地，他抬头听得一声娇滴滴的喊声。接着，从山径那一端，见两个人向他遥遥招手，走近来。

「啊！毛可欣，奶们来了。」池天南丢了烟蒂，向山径那一方迎上前去。

可是毛可欣似为了应约太高兴了，被凹凸不平的山路害得跌了一下，就跪倒下去。毛可欣穿着绿黄色纺纱洋装，

裙摆很低又穿高跟鞋，所以跌倒时裙摆被她压住，站不起身来。池天南我见犹怜的，走上前去抱扶她起来。

毛可欣陪同来的那位年长美妇人，对他笑一笑，他也向那美妇人回笑一下，关照道∶「可欣，奶跌痛了吗？」

说着，撩她裙摆到大腿上，看一下她的膝盖。

「还好，没破皮。」毛可欣这个年方廿六岁的少妇，对他嫣然一笑道∶「今天又是月圆十五，我特地再介绍她

来见你。」接着，她对同伴说∶「秋绮，他就是池天南先生。」又对池天南道∶「天南，这位就是上次我所提的吕

秋绮女士。」池天南於是对吕秋绮看去，只见她梳留着田螺型的传统卷发，高大的个子穿着肿帐的紫色的风衣┅「

啊！池先生，很荣幸见到你。」「吕小姐，奶很和霭可亲。」「谢谢，别把毛小姐给冷落了。」吕秋绮对穿着绿黄

洋装，有些痛楚表情的毛欣道。

池天南於是把毛可欣抱起来。放坐在他方才坐的斜形枯干上。三人刚坐下，吕秋绮看了下池天南隆起的裤裆一

眼，把手伸入毛可欣露肩低胸的洋装内。

「哎呀！好痒。」毛可欣对天南、秋绮说。

殊不料，池天南在毛可欣叉开的两腿中，也伸手指去挖她的三角裤。

这时，吕秋绮对池天南嫣然一笑，问∶「池先生，你们是怎麽认识的？」「那由可欣说起吧！」毛可欣含情默

默，望着他一眼，再看他抚摸阴户的手一眼，对吕秋绮道∶「我和他认识，那是天作之合的缘故。」「是吗？」吕

秋绮欣羡慕道。

「那是二月前我从台中，看完电影回到后里，已是归鸟南飞的黄昏了，因为我老公前几年中风过世，我只好摸

黑走向自己的家。」「然後怎样？」「在走经一处甘蔗园地小径时，一名歹徒忽然闪出抢走我的皮包。」「啊！那

很不幸。」「正在我惊惶失措时，一阵机车声由远而近，我立刻喊抓强盗！」「哦？那人就是池先生，对吗？」「

对，当时幸亏他下班回家，正好看见歹徒抢走了廿步远┅」「他追上去了？」「他立即就地跳下机车，脱下皮鞋，

管不了机车手把、镜子破掉，立刻向前方的田哽追上去。」「有没有追到？抓住小偷？」「当他追近小偷，要抓住

时，那歹徒却丢下我的皮包，没命地往前逃窜。」「池先生，只好检起皮包不追了。」「是的，当时我很紧张，怕

是同路人，也从别处溜走。」「哦！实在防不胜防。」吕秋绮改摸她奶头，问∶「他後来回来还奶了吧？」「对！」

「当时奶怎样答谢他。」「他那时只告诉我，歹徒在远处观望，也许会再袭击她，他愿护送我回家。」「奶就请他

护送了？」「对！因我家在半山中一间木屋。」「何况，我的皮包内是刚从老公投保的公司，领的一笔钜款。」「

哦？他也没要奶告诉他，皮包内有多少钱？」「没有。」毛可欣把玉腿分得更开，使池天南较容易四处的爱抚，又

道∶「只见他把机车，推往甘蔗园的隐密处锁好加上铁链，然後陪我走上另一条田哽，转向一条小山径。」「唔！

难得，他竟面对美色、金钱，丝毫不萌贪念。」「我就是崇拜他有这颗善心。」「後来送到奶家了吗？」「当然，

不过┅」「不过怎样？」「不过沿路上，他打听我的身世，我把嫁给一个老年人——是父母做主的失败婚姻，告诉

了他。」「那麽，他对奶求爱了？」「没有，可是有比求爱更精彩的节目表演。」「为什麽呢？」「因为半路的芦

苇，发出沙沙的声音，他告诉我小心天黑有蛇。」「哦，这倒是真的，有备无妨。」「但这一来，我俩手牵手亲蜜

的走。」「奶不怕人家讲闲话？」「怕什麽，再说也没有什麽太多住家和熟人。」「这没有精彩的表演嘛！」「有！」

「在那里？」「就在手牵手的走了一段路时，池先生突然说，他尿很急，要就地在芦苇上撒一下。

」「奶不能反对水库洪吧？」「当然，我那时也不作声，只停步见他小便。」「哦？奶有没有闭眼？」「我

曾想，但己来不及，池先生的阳具已拉出来撒小便了。」「喔！奶看得着迷吗？」吕秋绮俯低吻她的香唇，又问∶

「他有欺负奶？」「没有，他是正人君子。」「但奶一定看得入神吧。」「是的，当时他的阳具已硬了，差不多七

寸长。」「为什麽没有玩女人也会硬？」「大概是牵我的手，电流相传吧！」「後来奶安全到家了吧？」「是的。」

「有无请他进屋坐。」「有！」「他有无表示爱意？」「有，表示他愿与我做好朋友，且每月只见二次。」「从此，

你们就真的幽会了。」「是，我们互留地址，互通信息。」「我猜奶一定是感动於他是大好人。」「奶猜对一半，

另一半是我衡量他的阳具，又粗又长，比我那过世的老公长粗二倍。

」「真是儒林外史另外一缘！」池天南听得乐的笑哈哈，半响反问道∶「吕小姐，现在该谈谈奶自己吧！」「

啊，池先生，我也没什麽好谈的，我丈夫自多年前抛弃我，跟个野女人走了之後，就再也没回家了。」

「我是说，奶和可欣怎麽认识的？」毛可欣道∶「这简单嘛，秋绮是我国中女同学的姐姐。」「是这样的关系

吗？」「是的，我不但与秋芬要好，也与秋绮有交往，特别是她没有丈夫後，我们虽异地而居，却鱼雁不断。」「

这麽说，我今天多麽福气。」「这要看看你是否中看也中吃？」「试试看吧，我一定包卿满意。」此时，吕秋绮觉

得毛可欣的奶头，已因她的抚摸，变得又粗又尖。

「可欣！」「嗯？」「我摸奶奶头，舒服了吧？」池天南也道∶「可欣，我摸奶的阴户，摸出淫水了，可见奶

已浪了。」「都是你俩做的好事。」毛可欣站起身，娇嗔道。其实，可欣已被他俩摸弄得，全身都在发痒。

池天南建议道∶「脱下洋装吧？」「要脱大家都脱。」毛可欣说。

「好，不过我们先帮奶脱。」於是，池天南帮她脱三角裤，而吕秋绮为她脱下绿黄色的低胸洋装。这一来，毛

可欣只着一只粉红色奶罩。她的阴毛不多，但阴户像三角山丘，这是池天南为她将连身高统丝袜脱掉，才看到的。

於是，可欣的乳罩又被秋绮解下了。变了个裸体的道地美人。她本能地看看树林的四周，只见上有蓝天，周围

只有鸟鸣声毫无人影，这才放心地催吕秋绮也快脱。

吕秋绮因是初次与幽会，较羞怯，只肯讪讪地自己脱。当她把大风衣脱掉时，池天南看到吕秋绮穿的细红毛衣，

那奶头很大而突出，而她还穿红色的百褶裙。

「我来替奶脱，较快。」於是，毛可欣与池天南分工合作，一个脱她的红毛衣，使她抖动二苹大豪乳。而可欣

也脱下她的粉红色百褶裙。

「哇，奶没有穿乳罩。」吕秋绮见池天南一直看她二个大奶头，害羞得摘一片枫叶含入口中道∶「没有丈夫了，

穿给谁看？」「秋绮姐的穴毛好多好茂盛哦！」「而且棕色更属一格。」「别取笑了，那是遗传嘛！」於是，她低

下头去脱他的短外裤，池天南的双腿本来就有腿毛，短外裤被二女脱下更又有了阴毛。而且，还多了一根虎虎生威

的大阳具。

此时，池天南对吕秋绮笑笑。而吕秋绮也红着脸，对他的双眼与阳具笑笑。男女在首次相逢时，大都会有些不

自然，经过这二笑，吕秋绮与池天南似己自在多了。

「哇，好大的一苹热烘烘肉香蕉。」毛可欣惊诧道。

随之，她举高她手中龟头，就一口含入口中，先品尝一番。接着，她再以舌尖，轻舐他龟头，使他的大阳具更

硬更粗长，也许池天南好吃鲜货，似乎对秋绮特别用情。

吕秋绮不大自在地脱下他裤子，又站起身用二手掩乳房时，他从下高望一下秋绮多毛阴户後，示意她与他一起

跪下。

「做什麽呢？」吕秋绮红着脸问。

「我们把可欣抬起来玩吧！」说着，他分扶可欣的两苹俯地的雪白大腿，而可欣的前身，则由吕秋绮为她抬着。

而吕秋绮则捧着她的二臂，与她咀对咀接吻。这真是别开生面的爱抚。

过了五分钟，毛可欣在二人的夹攻下，舒服得淫水直流。她不但呼吸急促，全身更酥痒难耐，这使得吕秋绮看

得十羡慕，也很想叫池天南如法泡制。但却又不敢开口。

好在池天南，颇解女人心。当他见秋绮渐显不耐时，立即『换手』放下可欣。而敏锐的目光，使他发现斜枯树

干旁，有根皮质平坦的巨形短树干躺在地上。於是利用天然环境，把吕秋绮拉过来，在她耳边说了悄悄话。

吕秋绮领悟很强，立即双腕枕在头底，下体高搁在巨短干上，使池天南给她来个两脚朝天的爱抚。这种爱抚，

原来是把她屁股垫在巨短树干上，使秋绮的阴户倒立。再从她小腹，前去舔舐秋绮多毛的阴户。尤其更甚的是毛可

欣也在吻秋绮前方的会阴处。

吕秋绮久不挨男人奸插了，今儿个被一男一女共舔舐，舒服得阴唇一张一翕着，同时快乐的呻吟起来。

「唔┅美啊┅妙啊┅雪雪┅天南哥┅我多爱你┅唔┅」池天南唯恐她的呻吟声太大，便改去吻住她的朱唇。

「秋绮，我的达令┅我也永爱奶，但奶别叫┅」此时毛可欣见秋绮的阴唇与阴核没人吻，就接棒继续舔吻。这

一来，吕秋绮更叫妙妙妙了。因她二口都不闲着。而池天南呢？为使吕秋绮早些尝到大阳具的滋味，就蹲在秋绮脸

上使他硬阳具，对住了秋绮的樱唇。

秋绮以前只听毛可欣告诉她，池天南的硬阳具是多麽红通通，青筋暴露硬可穿墙，但不知景物如何，现在终於

看见了，一时好生开心。秋绮先从龟头沟吻起，再吻马眼，觉得万分快乐。同时骚水也流了满地！

毛可欣在一旁，似乎有被冷落之感，忙说∶「天南哥，先插我吧，我的阴户痒得很哪！」池天南见可欣语带醋

怨，只好拔出阳具改插可欣。

「可欣，奶要怎样插呢？」毛可欣可不敢怠慢，连忙离秋绮的头三步远，以狗爬式屈肘翘高着屁股，使她稀少

阴毛的阴户露出来。池天南持那涨至七寸多长的大阳具，立即朝她插入。并且开始抽送着，这时，吕秋绮也反坐起

身，理一理秀发，然後坐在巨树干上，轻抚池天南的睾丸。

池天南虽觉她年纪比自己大些，却有高大的身体，丰满双孔及多毛阴户，故趁可欣不察时与她频频抛媚眼。

吕秋绮深知他情意浓厚，於是献上香舌。池天南於是一边与吕秋绮热吻，一边也不忘挥他的大肉棒，急攻着毛

可欣的阴户，他的抽送速度由徐而疾。

「浪穴，我的安琪儿，奶舒服吗？」池天南暂停和秋绮接吻，想快「解决」可欣，以便奸插久已期待的秋绮那

美妙多毛的阴户。

「唔┅啧啧┅好美┅好舒服┅再用力吧┅吧天南哥┅可怜浪穴┅半个月才弄一次！」当他连续奸插了三百多下，

可欣求饶了∶「唔┅雪雪┅妙啊┅浪穴要升天了┅请改插秋绮┅唔┅」说时迟，那时快，可欣己出了阴精。她只

好软弱无力的躺在地上歇息。但，池天南的大阳具，除了沾了毛可欣的精水，看起来湿淋淋外，却无阳精的现象。

仍是那样虎虎生威！

於是，他令吕秋绮也仰卧，然後屈起她的二膝往她乳房前倾，使她的屁股悬空，再以他的左脚趾垫在她臀肌上。

最後，以武士压顶姿式，持阳具向秋绮「巨柳插盆」的奸入。

秋绮的阴户，一下子吃到这苹大尺码的硬肉柱子，舒服得汗毛孔齐开，她向他频抛媚眼。似在求他倍加抚爱。

当然，池天南早已对她特别锺情，除了猛插她的阴户之外，更以需刷磨她的乳肌、乳头。

「秋绮，我的达令，舒服了吧？」秋绮早已一年多未尝美味了，乃兴奋道∶「舒服┅双重舒服┅难怪可欣被你

迷住了┅还拉了我同来共享┅唔┅雪雪┅对┅左边重重的勾┅右边深深的顶┅唔┅妙啊┅我┅我要┅丢┅丢了啊┅」

池天南於是在秋绮大声娇吟中，奸插了她二百来下，才使秋绮出阴精。秋绮叫丢阴精後，把池天南紧抱着，享受

精的高潮。约过五分钟，池天南也显得累了。为固守精关，他抽出硬阳具，朝天仰卧歇息。毛可欣与吕秋绮二人

则因已尝插穴滋味，分躺在他的左右边。

「池大哥！」「唔！可欣，什麽事？」「我俩的穴儿，你较爱那一个？」这句话问得池天南有些窘，但稍後他

却皆大欢喜的答∶「两人都爱。」吕秋绮充满笑意地看他一眼，道∶「是吗？」「是的。」池天南分析道∶「可欣

的穴儿，少毛，穴肉却很紧——－」「秋绮的呢？」「她的毛多，肥穴看起好爽！」「唔！那你二个都要占有棉？」

「只要二位皇后舍爱，小生三生有幸。」「天南！」「嗯？秋绮，奶想说什麽？」「天南，你插了我们姐妹的嫩穴，

可不许再打野食，知道吗？」「好，有了奶们二位，我已乐得昏头转向了。」池天南以双手各摸一人的大乳房，说

∶「我发誓，谨以赤诚，永爱奶们一生。」「好！别发誓，我们相信你就是了。」於是毛可欣摸他的阳具，吕秋绮

也摸他的睾丸，甚至毛可欣摸不过瘾，又用咀吻他的龟头。这样吻舔了一阵子，在吕秋绮等候下，才下巴酸的躺下。

吕秋绮见可欣让给她玩，也不客气捧住两个大乳房，把大阳具顶在她二乳乳沟中，来回磨擦取乐。

「唔！秋绮姐，我看咱们双管齐下，骚兴又起了。」「哦！奶想再挨插？」池天南问。

「对！」毛可欣答。「你愿意吗？」「我只想仰卧，要怎麽弄，随奶们方便。」於是，毛可欣示意秋绮礼让，

然後她对池天南胯下那根「冲天炮」般的阳具，以扒开的阴户坐上去。这时在一旁的吕秋绮，立刻仍以跪姿，用双

掌帮可欣推她屁股，使她顺力而不用力套弄。

「哇┅好舒服┅好骚痒┅加上大阳具的磨擦┅更快乐┅哟┅」毛可欣一边套弄，一边喃喃自语。

而一旁的吕秋绮，见池天南的红通通赤条条的阳具，进出於流了许多淫水的阴户，也觉得真是一幅好美的镜头。

可欣虽满怀热情，体力却不济，不久就累下马了。

「怎麽？才插弄了一百多下而已？」「我累了。」「那麽┅秋绮，奶来吧！」吕秋绮也等得慌了，一听此令，

也即刻「上马」。由於姐妹情深，当秋绮也玩着与可欣一样的「倒浇蜡烛」游戏时，可欣也热忱的推她屁股。使吕

秋绮不费力地套弄。这种不争吃醋的情谊真是少见，所以，吕秋绮一套弄下来，竟达四百多下才出阴精。

当然这个记录看在她眼中很不服输，可欣就说∶「天南哥，让我再玩骑木马，好吗？

」「好啊！反正我懒得坐起身子。」池天南此语一出，毛可欣立即背对着他，二腿往他膝下跨，扒开阴唇套弄

他的大阳具。接着，急速的上下套弄着！此时，张开双腿反侧俯爬的吕秋绮，除了倚近阴户给池天南欣赏外，也直

伸头去舔可欣稀少阴毛下的阴核。

「可欣妹，奶舒服吗？」「可真舒服┅太舒服了┅奶真会舔┅舔得浪穴流了好多水┅」「天南哥你的肉棒很好，

对不对？」「天南哥的肉柱真的很棒，若没有他，浪穴准饿荒了。」「是啊，天南哥真伟壮。」於是，吕秋绮改行

偷袭战，也就是一下子吻他的睾丸，一下子吻毛可欣的阴核，又一下改吻她的樱唇。这样忙碌的轮吻，使毛可欣呼

吸急促。当套弄了一百多下时，她又精了。流得池天南满双腿湿淋淋。

「哎哟┅天南哥┅我的冤家┅我要是没被抢东西就好了┅那就不会认识你┅不会被你整得死去活来┅」当性高

潮逐渐降下後，她只好又下马，改由吕秋绮玩背向他的骑木马。这一来，毛可欣回想方才秋绮的效劳，於是也伸出

舌尖舔她的阴核，回报秋绮的美意。所以，吕秋绮的阴核频频被吻，也被套弄得愈加急速。一刹那间已经套弄了二

百多下，并且，淫水如瀑布般直泻。

为何如此？这可说吕秋绮身材比毛可欣高大之故也！当套弄到近四百来下时，吕秋绮已舒服得闭着眼凸高下巴，

狂声浪叫了∶「哎哟┅美呀┅舒服呀┅唔唔┅我舒服得┅升天了┅又要丢┅丢了┅」说着，吕秋绮急忙在一阵抖颤

後，把舔她阴核的毛可欣的头紧搂着，然後就僵着不动了。

过了十分钟，她们又累了。各自仰躺歇息着，而池天南呢？自忖休息那麽长久时间，已够恢复体力了，於是就

一跃而起！当吕秋绮躺在草地上舒喘时，池天南就对左边仰卧的毛可欣笑看一眼。然後将可欣的双腿高挂在他双肩

上，接着，他以右手撑地左手按腰，提气凝神，持大肉柱子对准她悬空的阴户，用力插出一招「斜柳插盆」起来。

此时在一旁歇息的吕秋绮，为表示体贴，就站起来吻他的背。

「可欣，这招式插得奶舒服吗？」「唔┅新鲜又舒服┅美死我啦┅」池天南见毛可欣舒服得直眯眼，就越骁勇

的狂抽猛插。只一支烟时间，便已抽插了三百馀下！

「啊哟┅雪雪┅天南哥┅你这样会插，浪穴为你┅要丢┅丢了┅」说着，咬紧牙关，又一抖就了阴精。

「秋绮，可欣今天了几次？」「连这次就已四次了。」「奶呢？」「三次。」秋绮含情默默的看看他。

「秋绮，现在该轮到奶啦！」「哟┅那我的嫩穴，可被你捣破啦？」吕秋绮活像女童般，咬着指头犹豫着。

「那我们不玩了，我就穿衣服吧？」吕秋绮见状，急阻道∶「不，天南哥，妹妹只是说着玩的，以你的劲锋，

就是插穿了妹妹的穴儿，妹妹也死而无憾。」吕秋绮唯他恐他真的穿衣裤，即低头吻住他湿淋淋的硬阳具道∶「天

南哥，快别穿衣，先再插妹妹一阵子吧！」池天南觉得她有无限柔情，实不愿拒绝於是又命她仰卧，再将她二腿往

她前胸拉，中间露出她多毛的阴户。

「仔细数啊，数插到二百下，我就收兵啦！」「这麽说你雄风不振了？」吕秋绮用激将法反问。

「也许是，我可能也要身了。」「这麽说，你快插进来吧！」於是，池天南又以奸插毛可欣之姿式，向吕秋

绮地阴户，急速的抽插。

其快如闪电！

其重如撞钟！

下下中花心！

次次进子宫！

一晃眼，他已抽插了三百馀下，插得他也气喘如牛，也奸得她娇喘屡屡，吐气如兰。

同时，又因毛可欣舔舐她阴核周围，使她大爽又爽，终於，在一声狂叫之後，她又精了。而他仍旧「硬可穿

墙」，一挺一挺地吐云吞气。

「┅唔┅天南哥┅你真神勇无比，我秋绮真服了你。」吕秋绮的高潮，渐次退却！她坐起身，紧搂着他的胸，

狂吻他的胸毛！吕秋绮虽紧吻不放，池天南却又暗示毛可欣，尽速二肘向後撑地，然後斜坐着八字分开二腿。

「做什麽呀？」「我还可插奶。」吕秋绮见他以节目紧凑，而阳具并没精状态，就疑问道∶「天南哥，你不

是说即将身了吗？怎麽┅」「那是奶中了我的道儿，而我这麽催奶，不外乎使奶紧张应战，猝不及防，而溃不成军。」

「哦！原来你真有几招。」「不只几招，该说有许多招！」「是的，你真能插穴儿。」吕秋绮又飞吻他的肩、胸，

才放松他，在旁观「战」！

此时，只见池天南也如可欣一样，二肘向後撑地，接着，以硬阳具对可欣的阴户奸入，然後互相挺起下体的奸

插。这招式很奇特也很有博击之味，大凡阳具半坚半举的人切勿使用，盖此乃真刀真枪之作战法！在这半撞半奸的

状态下，显而易见，池天南逐渐不易坚持了，这可从他速度越来越慢得知！

「可欣，我来帮奶进攻他。」吕秋绮低头去舔池天南抽出之半截阳具，如此反覆了四五次，就吻得他渐渐显出

不自在的神情。池天南是个爱面子的人，此刻更想保牢英雄之风骨，无奈已觉时不我了。於是，他久思之下，他决

定孤注一掷——改变插阴户的姿式，转以俯地挺身的激进式。

当他改为俯挺式奸插可欣阴户後，吕秋绮又从他屁股後舔他睾丸。池天南纵是仙风道骨也禁不住两美进攻，就

在抽插了一百下左右时，下体猛地一抖，阳精就热烫烫的「卜滋！卜滋！」射入可欣子宫中。

他终於像气的球，低头到可欣的乳房，并顺口吃入他的口中，而下体紧紧粘住她阴户内。同时，可欣也意味

到暴风雨之来临，紧紧搂着他，静静享受他射精的快感。

未久，由於她的腿已伸直，阴户下低，池天南的阳精溢出阴户外，而吕秋绮深知男人滴血滴精之宝贵，即以舌

尖舔入喉。

过了五分钟，池天南居中两女仰卧。他一手摸吕秋绮奇大地奶房，一手摸可欣奇紧的阴户，对她们说∶「两位

浪穴，大阳具今天的成绩及格吗？」

「太及格了，比我那老死鬼，简直天地之别。」吕秋绮感叹道∶「可欣，奶感觉如何？」「太美了，差不多爽

死我了，这也是我和他约每半月幽会一次的原因。」「奶怕太多次？」「是的。」毛可欣依依不舍的摸着他的睾丸，

道∶「快乐固需享受，生命也宝贵，假如像今天下午了四次身，那我也快保不久了。」池天南笑呵呵道∶「奶何

不说快死不老。」「唉！年青青的，谁愿说那不祥字眼。」「这麽说，奶是生命第一，享乐其次，对不？」「是。」

「喔┅秋绮，奶呢？」「我怎样？」吕秋绮人虽徐娘一些，此刻秀眸却深情款款的顾盼他一下，答道∶「总之，我

也爱你。」池天南飞吻一下吕秋绮的奶房，道∶「秋绮，我不是这个意思？」「那是什麽意思？」池天南转过头用

手指轻捻她的桃源肉洞，道∶「奶们以後要和我怎样幽会？幽会次数几次？」吕秋绮望望她，又看看他欲言又止。

倒是可欣像是苹解语鸟，她大方的说∶「秋绮姐，我只是介绍人，以後你们要怎样拍拖，我决不横阻，只要奶

不把他独占就可。」吕秋绮道∶「可欣，奶言重了，天南哥本来是奶的，我只求分享就很满足了。」吕秋绮说到这

又隔着池天南的腿，伸手去摸她的阴核道∶「何况，我并不太需要什麽，以前我去奶家玩，我们两姐妹不也常常磨

镜熬过去了。」「但是那是没有男人的时候。」毛可欣拉她的手去摸池天南的软阳具，而吕秋绮本想缩回去，又无

限依恋地道∶「可欣，以後约会我以电灯泡的身份就行了。」「这麽说，奶弃权棉？」「为了奶我情谊，这是明智

的抉择。」「好，谢谢奶。」可欣转向池天南道∶「那麽天南哥，我俩还是半个月一次吧！」「奶们真这麽决定？」

「是啊，你不高兴？」吕秋绮仍深盼着他问。

「这样一来，我总觉得饿得荒，吃得太饱。」谁知话一出，秋绮已暗中撞肘，似示意稍安勿燥，她自有安排，

果然，池天南於是话锋一转道∶「哦！可欣。」「什麽事？天南哥！」「算了吧，我也觉得奶的提议很好，以便平

常努力於事业。」「对，你能开窍最好，性生活这件事，只占平常生活百分之零点几，患不着太痴迷。

」毛可欣又对吕秋绮道∶「秋绮姐，奶说是吗？」「本来就是。」「好！那我们就本月初一在此重聚吧！」毛

可欣对他们同时宣布。

「那麽，现在要分手啦？」「喔，对，你看，阵阵归鸟已南飞了。」「慢点，我舍不得这二顿美餐哩！」说着，

池天南要她们二肘後伸，二掌枕头，由他一一吻别，毛可欣照做了，吕秋绮更是乖乖的听话。

池天南立即先吻可欣，吻她的乳房、阴户！接着，他又吻吕秋绮。忽然，他嗅到吕秋绮的腋毛特别茂密，也有

股体香，於是他在她腋下、乳房、阴户各吻二遍。稍後，方示意穿衣下山。

在下山漫步中，吕秋绮趁可欣不察，递给他一张有她住址的小型月历卡片，在每星期日的红字上做个记号。

他看了一下放入口袋，对着可欣道∶「奶二位都似二朵香花般的美丽，使我陶醉，使我痴迷！」可欣一乐，用

手向他额下一戮，道∶「得了吧，拣了便宜又卖乖┅」

【完】